

重庆工商史料选輯

第一輯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合編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重庆工商史料选辑

第一輯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合編

一九六二年七月

前 言

1960年，我們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根据党对资产階級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積極因素，对于部份散居在社会上的老年工商业者，成立了学习座談会。与会人士由于解放以前經營工商企业的历史較久，閱历經驗比較丰富，对重庆工商情况相当熟悉。我們遵照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号召各方面老年人士“把亲身经历記錄下来传之后代”的精神，推动和帮助他们組織了“工商史料小組”，开展关于工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一年多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初步成績。现特选出部份史料，編成專輯，陸續出版，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这项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一个組成部份，不僅具体地揭示我国民族資本的發生發展和变化过程，为研究我国社会經濟及近代国民經济史提供丰富可靠的材料和論据；同时，对于工商业者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也具有促进作用。我們热情地欢迎本市廣大工商业者多給我們提出宝贵的資料和意見，借以丰富“选輯”內容，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 英人立德乐掠夺江北矿權紀要.....唐白異 (1)
- 從“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經過.....
.....黃瑾瑩 (20)
- 重慶銅元局的片断回憶.....傅友周 (44)
- 回憶四川水泥厂.....宁芷邨 (55)
- 解放前的重慶電力公司.....傅友周 (69)
- 我所知道的允丰正卢瀾康 (91)
- 桐君閣藥厂的今昔觀陈席璋 (107)
- 重慶巨商湯子敬的发家史.....
.....蔡鶴年 陈詩可 藍襄臣 刘聞非 彭肇淮 (129)
- 我所經營的复兴面粉厂.....鮮伯夏 (153)
- 經營“特业”五年述略曾俊臣 (174)

英人立德乐掠夺江北矿权纪要

——江合煤矿(现江北煤矿)历史回忆之一

唐 白 異

前 言

四川省江北县(清朝江北厅)龙王碛地区的煤炭开采权，距今六十年前，曾一度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所侵占。他违反中外条约，组织华英煤铁公司，深入内地设厂采煤，拓置矿区，强占土地，进行修筑铁路，以遂其贪得无厌之欲望。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外怯内压，不敢抗拒，竟致订立丧权辱国的合同，断送了江北县煤铁矿产。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弟兄，为了反抗侵略，保护路矿两权，起而激烈斗争；同时江北紳商筹组江合矿务公司，从业务经营方面抵制“华英”。这是一次反帝爱国的行动，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达到收回路矿两权的目的。江合矿务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虽在获得巨额利润，但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中也表现了反帝爱国的一面，并为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也是值得我們介绍出来的。

这次斗争，涉及所谓“开放”中国内地问题，当时外国新闻也详为报导，成为中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我的前辈亲属，从开始就参加了江合矿务公司的筹建工作，因此使我有机会从一些创办人的口

迹中得知事实梗概。可惜的是有关档案文件，多数散失无存；尤其是农民弟兄坚决反抗筑路的爱国行动，当时缺乏文字記載；而亲身参与过这一斗争的人们又均已不在人間，目前进行訪問、搜集，也极为困难。这里仅就我过去耳聞和现在所能搜集到的一部分資料，經過回忆、对証，整理出来，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一 立德乐在宜渝两地的早期活动

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在第二次鴉片战争时期即已来到中国，据说曾参加过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勾結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組織的“常胜軍”。他的妻子咀唇生須，但頗富有；立德乐和她結婚，发了妻財之后，轉而从事商业經營。他会說中国話，認識中国字，对中国社会情形頗为熟悉。他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作为对我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資本。

昏聩无能的清政府于1857年到1860年战敗于英法联軍，被迫議和，簽訂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約”和“北京条約”，沿海七省和长江沿岸都开辟了商埠，帝国主义势力从此直接侵入中国腹地。1876年中英締結的“烟台条約”，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通向我国西南各省的道路。按条約第三款规定：“开宜昌、蕪湖、溫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員駐寓查看……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办。”野心勃勃的立德乐看中了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1883年2月便以游历內地为名，（实际上就是来渝进行查看），由上海搭輪到汉口后，由于枯水季节停航，（当时汉宜間的輪船只在洪水季节行駛）改乘木船，經過40天的水上旅行到达重庆。他在重庆虽只“駐寓”了一个短暫的时间，但“查看”結果却很感滿意。后来他根据这次游历的日記，写成《經過扬子江三峡游記》，

对我极尽誣蔑侮辱之能事，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阴谋活动和野心。

他在《游記》第一章里一开始就說：“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起直到目前，英国和中国交通的历史，不过是为了开辟和发展貿易而不断斗争的一个記載……”，他对当时中英貿易的发展甚表不滿，认为应当扩大十倍，才能适合口味。他說阻碍中英貿易发展的原因有三个：①中国各地交通設備过于粗陋，增加了洋貨运入內地的成本；②頑固保守的清朝政府阻止商民采用外国新法开办工矿企业，使外商无法投資；③內地关卡林立，妨碍了洋貨的暢銷。因此他主张要尽量发展长江航运，首先应使輪船直达重庆，并多辟通商口岸，多設海关，撤除內地关卡等等。要怎样才能达到上述企图，他在第一章結束时写道：“我們能够督促而且应当迫使中国官吏忠实履行中英各項条約所规定的义务，以发展中英貿易；同时对中国中央政府反抗我們的欧洲竞争者（指法、俄、德等国）要求优先权利时，我們应当使他們信賴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所給予的支持。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以坚强的压力，来对付中国人长期拖延的泄气影响；他們是运用拖延艺术的老手，我們对施加压力既要有耐心，又要不停歇。”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的丑惡脸咀，和他在我国西南进行二十多年侵略活动所一貫使用的恶毒手段。

立德乐在四川游历之后，不久即在宜昌開設立德洋行，經營进出口貨物和报关业务。这不过是他企图侵略我国西南的一个准备，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輪船行駛川江，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将“烟台条約”由文字“变为事实”（他在游記中如此說），俾使帝国主义势力得以深入內地。

1889年，他与人合資在蘇格蘭一家造船廠訂造一艘命名為“固陵”的輪船，作為試航宜渝的第一只商輪，这只船載重量約500噸，是在上海裝配的。固陵輪開到宜昌之後，湖北尤其是四川的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堅決反對行駛川江航綫，迫使兩省總督都打電報給北京的總理衙門請求向英國公使交涉制止；否則民情激昂，萬一釀成事變，地方官吏碍難負責。同時宜昌的官廳也提出避免碰沉木船等問題，派員與立德樂直接進行談判。經過半年之久，最後立德樂不得不停止航行，固陵由招商局以二十餘萬兩的高價收購，改走宜漢航綫。事後立德樂還怪當時的英國政府和駐北京的英公使，沒有盡力支持他，對清王朝也沒有施加足夠的壓力。1890年3月，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中英烟台條約”，續增專款六條，其中明白規定，“重慶即准作為通商口岸，與各通商口岸無異”。1891年重慶正式設立海關後，立德樂的立德洋行也就在重慶正式設立，除了經營一般的進出口貨物外，還兼營豬鬃和收購雞鴨毛等業務，營業逐步興旺，獲利日漸豐厚。但立德樂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看見宜漢輪船航運，有利可圖，而在枯水季節，較大的輪船又均停航，於是他便又訂造了一只載重200噸的小火輪，定名“彝陵”，行駛於宜漢之間，在枯水季節也能航行無阻，因而獲利頗豐。但不久，下游三公司（招商、太古、怡和）開辟冬季行駛宜漢航綫，彝陵輪因各種條件較差，競爭失敗，被迫停航。這對立德樂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小小的打擊，可是他並未以此灰心喪氣，反而更加千方百計地策劃推行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最為念念不忘的，仍是企圖輪船上駛川江，使英帝國主義的魔爪深入西南。一個前任英國駐渝領事說過：“重慶開埠之後將成為華西的上海”，但在立德樂看來，“川江如無輪船行駛，重慶開埠亦毫無作用”。

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之议，甚囂尘上，各自划定势力范围，由酝酿逐渐达到互相默许阶段。英帝国主义企图以长江流域为界，视重庆为其囊中之物，而日本依照“馬关条约”，已在重庆王家沱設立租界。英帝国主义见此情景，为了垄断川江輪船航运，做到捷足先登，因此当立德乐准备訂造輪船再度試航川江，前往北京征求英公使意见时，英公使寶納乐自然竭力支持。立德乐抓到这个机会，就在上海訂造一只带有两个螺旋桨的小輪船，定名“利川”。这只船长55呎，宽10呎，麻栗木外壳，速度每小时九哩。1898年2月初旬，利川到了宜昌，准备上駛重庆，宜昌地方官厅派員上輪洽商有关航行安全事項，立德乐因有英公使給他撑腰，竟采取强硬态度，拒絕进行商談；并橫蛮地通知当地官吏說：“无论你們同意与否，本輪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开头。”这样利川輪按期开出，經過21天時間便到达了重庆。

立德乐自計劃实现之后，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在《游記》第三版序言中写道：“……过去由于英国政府迁就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坏方面，我試圖开办川江輪船航运的計劃，遭到挫折。现在感謝日本下了决心，打敗中国（指甲午中日战争），又感謝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委派了一位能干的公使寶納乐，因此一只开航先鋒的輪船，才有可能上駛重庆……。”在該书附录“論英国势力范围”短文中，他更认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应当包括十一个省区。因为英国对华进出口貿易占各国对华貿易总額的三分之二，而这个范围仅占中国本部的五分之二。并主张英国应当及时趁火打劫，将所划势力范围加以实际占領，否則不久的将来，将会受到排挤，而英国人在中国苦心掠夺来的权利，也将被迫轉让他人。

利川輪試航的目的，是利用枯水季节，探查川江航道。試航

成功，証明了宜渝行輪的可能性，更增強了立德乐的侵略野心。于是他又在上海訂造了另一只正规的“肇通”商輪，于1900年夏初下水，乘洪水季节由宜昌上駛，由于有了上次航行的經驗，所以能够安全到达重庆。这是外国商輪行駛宜渝航綫获得成功的第一只船。从此三峡門戶大开，帝国主义的兵艦、商輪，在川江橫行无阻，直到全国解放，这些侵略势力，才随着帝国主义一起滾出中国。

当肇通輪到达重庆之时，正值北方各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进入高潮，八国联軍疯狂地向天津、北京进犯。英帝国主义从重庆撤退侨民，肇通輪即被英政府“封差”，改为“金沙江”兵艦，作为撤僑之用。此后，即未航行重庆。而侵夺川江航行权的急先鋒立德乐，也轉向四川内地的煤鉄矿方面进行新的掠夺了。

二 立德乐掠夺龙王碛煤矿开采权的经过

江北厅东西两山俱产煤鉄，而煤矿的儲藏量更为丰富。多年以来，西山的文星场，东山的龙王碛，煤窑群集，成为一个煤业极为发达的区域。

东山煤田在龙王碛一带，断层迭见，露头特多，便于土法开采。在清朝末年，当地主要的土煤窑只有五个：林春煊經營的大荒窑；罗純澂和李金廷伙办的鉄矿沟；李姓經營的单碛；簡家經營的干龙碛和李家經營的李家山。李家山煤业为其族人共有，因家族糾紛，在窑內按照“磧头”（采矿面积）分为两厂經營，另立名为洪福厂，故有五窑六厂之称。他們除了在营业上互相竞争外，在坑道方面亦常发生糾葛。五窑的坑道，大体上均系由南向北，平行进展，彼此之間的間隔不远，常有互相挖通之处，因此常常发生争夺“磧头”的糾紛，而尤以大荒窑和鉄矿沟两窑之間的冲突更为激烈。除了械斗

外，还在坑道內堵塞风道，或燃烧辣椒、硫磺等物，熏烟对方工人酿成伤亡事故，在官厅相互控告，糾纏不已。鉄矿沟的老板罗純嘏，是当地一个頗有势力的地主，又是耶苏教徒，背后有美籍教士綠依士为之撑腰。大荒窰的老板林春煊惧势不敌，也勾結教徒王子范为后盾，并将大荒窰租与王子范經營，以求得保生存。由于双方均有教会庇护，官厅对他們之間发生的糾紛也就无能解决。

龙王碛的煤矿，立德乐覬覦已久，大荒窰和鉄矿沟两厂的糾紛，正为他造成了插足的大好机会。投靠英国教会为护符的王子范，原系重庆商界中人，因为教友关系常与立德乐接触，这样立德乐便一面以高价收买作引誘，一面凭借外国势力以相胁迫，于是王子范被逼首先將所租大荒窰頂卖与立德乐。鉄矿沟和其他各厂的老板們，既貪图高价，又畏惧洋人，也乐于出售。这些毫无国家观念，见利忘义，丧心病狂的老板們，就開門揖盜，葬送了五窰六厂的开采权。

立德乐利用教徒、奸商，施展其威胁、利誘的手段，掠夺了龙王碛五窰六厂之后，打起“华英煤鉄公司”的招牌，号称資本40万两，开始从事开采，进行垄断、压榨、剝削，并在附近强購土地房屋等，如1902年在龙王碛后山頂上，以高价2,100两向普照寺僧正仕購置田土、房屋、岩矿、碼頭。但龙王碛并非通商口岸，依照国际慣例和中外条約，外国商人不能在內地購地置产。立德乐违反条約的行动，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反対，江北厅丞慑于威力不敢过問，只將引狼入室的教徒王子范加以拘罰（据說当堂打了四十个板子）。但这就給英帝国主义一个另生枝节的机会。英国教会和英領事便借口出面干涉，事情鬧大了，地方官吏不得不逐級上报，請示北京的清朝政府处理。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就成为

一次外交事件的中心人物。

清王朝的总理衙門，向来由少数亲貴把持。当时新設立的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会办大臣邢桐，就是这类人物。他們对外搖尾乞憐，卖国求存，对内欺騙压迫，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他們虽然一面懂得，立德乐深入内地，大肆收买煤窑、矿地的行为，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从“馬关条約”所取得的权利。馬关条約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意从事各种工艺制造。这是清朝于甲午战敗之后，被迫第一次正式允許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厂。龙王碛并非通商口岸，如果立德乐在内地購产設厂的惡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将在全国造成内地开放的局面，封建統治将进一步崩潰，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但一向怯外压内的清政府不敢据理力爭，既要滿足立德乐的要求，又不愿在表面上开外人在内地随便購地設厂之例，因而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道，要立德乐将华英煤鉄公司改为中英合办，并将立德乐自行購置的五窑六厂和其他矿地、矿窑，改为官办的“保富公司”代英商購買所需矿地、矿窑，再轉租与华英煤鉄公司，按照年限开办，借以欺騙人民。这个保富公司实际是个空架子，除了与华英訂立合同和租約外，不起任何作用。这时，老奸巨猾的立德乐更得尺进步，提出要江北厅全境煤鉄各矿的开采权。清政府也只好将錯就錯，于1904年（光緒30年）12月，經外务部“奏明奉旨允准”之后，由四川矿务总局和保富公司与立德乐的华英煤鉄公司訂立合同十六条。其所給华英的权利异常广泛，不仅使立德乐把掠夺来的龙王碛煤炭的开采权成为合法化，而且扩大及于江北全境的矿藏，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五窑六厂，概括起来有如下三項：

（1）在江北境内，由华英煤鉄公司查勘指定矿地一处，面积以

三十平方华里为限。倘此一处办无成效，可将此无用之地归还保富公司，准华英煤铁公司再行另指一处开办；如有成效（以缴清出井税及地租税，即为有成效），亦可推广别处，继续开采。但在未指定之先，除中国自办外，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公司均不准前往开采（第一条及第五条前段）。

（2）自批定合同之日起，准华英煤铁公司在划定地区内开采煤矿，年限以五十年为限，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煤铁公司，不得在江北厅境内开采。限期满后，矿务兴旺，可展限十五年（第十条）。

（3）在矿厂之外，修筑路道，范围无限制。修建转运小铁道，由龙王碛至最近水口（狮子口）路长四十余华里；新开小运河及凿深旧小河，地区不加限定（第十二条）。

腐朽昏庸的清朝官吏，断送这些权利，冀图达到的目的：一、在名义上华英合办煤铁公司；二、将英商在内地自行购置的煤窑、矿地，在形式上改由保富公司代购，转租与英商开采。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合同第二条规定：华英公司内应派华英总办各一人……公司内工程、事务由英总办专理。经收租税等事，由华总办经理。并须派华官一员在开矿之地稽查及管理地方交涉事宜。华员薪金，在公司支給。第三条规定：保富公司应行聚集足够股本，以为购买华英煤铁公司所需矿地、矿窑之用，……转租与华英煤铁公司，依年限开办。第七条规定：开办各矿，如因无利停办，或有利已取，即将无用之地，退归保富公司，以作别用，与华英煤铁公司无涉。

从以上这些条文的规定，完全可以看出，公司一切生产管理、业务经营等重要事项，悉由总办立德乐大权独揽，华总办和所派华官，实际上就是立德乐雇用的买办，同时，华英煤铁公司需要多少

矿地、矿窖，保富公司就得垫款替它购置租用，而且无用之地，还要保富公司负责掉换。这个恶例一开，使任何外国商人均会援例提出要求，到内地各处办厂开矿。因此，这个合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合同；保富公司是一个十足为侵略者服务的工具，无怪乎合同一經訂立之后，就遭到川东各界人民更强烈的反对。

三 收回路、矿两权的斗争

(一) 川东人民一致反对侵略者

立德乐以奸猾手段掠夺龙王碛煤矿的开采权，从开始就遭到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立德乐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并不因人民的反对而有所顾忌，而且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又进一步以操纵居奇的伎俩抬高“龙煤”的售价。

五窰六厂未被英商侵占之前，每月总产量已达三千吨左右，除少部分供应附近各乡镇居民生活用煤外，其余大部分均运往外地作为工业用煤或供应特殊用途。早已著名的“龙煤”，由于具有灰分少、含硫轻、起火快、火力大、火焰长等优点，在川东各地的工业用煤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重庆铜元局、烛川电灯公司等，均需用龙王碛的块煤作锅炉燃料；江津等地的锅厂铸造盐锅、鼎锅、铁罐等，也需用龙王碛的碎炭（用粒煤或块煤，以简单方法炼成的炭）；各地铁铺制造精良刀剪、铰刀、钢锯等，也多争相购用龙煤作为锻铸燃料。重庆及其他附近城镇的炭号，亦经常派人驻在龙王碛就地收购，租地堆存，陆续“发旱力”（临时雇用农民）肩挑出河，装船转运以应市场需要。

立德乐攫据五窰六厂之后，所产煤炭，除末煤外，其余粒煤、块煤等即停止就厂出售，全部自行发旱力运出河口，转运重庆和下游

各地銷售，主要對象是當時行駛川江和宜昌以下的各國兵艦或商輪。為了開辟銷路和供應便利，除在獅子口購買地皮，新辟碼頭，修建大規模的煤坪房屋，以備儲存煤炭外，並在重慶、涪陵、萬縣、夔府、宜昌等地設置煤坪，以便各國兵艦、商輪沿途加煤。這些艦輪行駛急流險灘，既須使用優良煤炭，又需沿途上煤，以減輕載煤噸量，均願出高價購買為立德樂壟斷操縱的“龍煤”，每噸價格竟達30余兩之巨。這樣昂貴的售價，迫使那些向來需用“龍煤”的工業和用戶，均不敢問津，因而歇業或倒閉者甚多。至於依靠轉賣“龍煤”的商販們，也因無貨購買而不得不關門。

川東各地人民，鑑於英商的任意侵入內地，巧取豪奪，如果任其所為，後患將不堪設想，於是紛紛向官廳控訴，請求依照中外條約，據理力爭，收回礦權。但是腐朽無能的清朝政府，與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不但不作收回礦權之舉，反而與英商訂立賣國合同，擴大其侵略範圍，使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進一步得逞，於是群情憤激，輿論譁然，各界人民憤起反對。江北紳商，以桑梓所在，利權不容外溢，因而合力集資組織煤礦公司，以與英商抗衡；根據保富公司與華英公司所訂合同第五條中“……所指之地，如現有華商開辦，該公司不必重指”的規定，擬在盛產煤鐵的江北東西兩山，將英商尚未指索開採的礦地先行備價收買，以此制止英商的繼續擴展。經過積極籌備，1905年四川第一個官督商辦煤礦——江合礦務公司開始成立了。

（二）江合礦務公司的成立及其早期業務活動

川東各地人民反帝愛國的巨浪，迫使四川地方官吏知所戒懼。他們一方面深恐民憤難平，釀成重大外交事件，難於收拾；另一方

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得隴望蜀，侵夺无已，亦感穷于应付；加
以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看见立德乐掠夺中国内地矿权，由小而大，如
入无人之境，亦紛紛借名“游历”，到川东各地寻觅矿苗，企图择肥
而噬，也使地方官吏深感不安。据不完全的资料，继立德乐之后，
发展为具体行动的有以下三起：

(1)北碚温泉有白洋人开办煤窑，并在温泉庙后修建小型土
高炉试行冶铁失败。当地人民曾流传这样一个歌谣：“白洋人生得
恶，开个窑子庙角角，白天扯菩薩，夜晚扯秤坨”。

(2)重庆南岸真武山有美国人开办煤窑，后由巴县士紳文庆
之、傅渭卿等組織“四合公司”相抵制，美商始退出。

(3)云阳县境内有外国商人进行掠夺煤矿开采权，后因当地
人民坚决反对而停止。

此外，立德乐还在北碚二岩向周姓租佃酢房湾煤窑，交押租三
百两，未及开办，由于当地人民坚决反对，周姓被迫退押，取銷租約。

从上述事件中，地方官吏逐漸認識到北京政府与立德乐的华
英煤铁公司所签订的卖国合同，已鑄成大錯，如不設法挽救，其祸
蔓延，将无止境；而龙王碛煤矿，条件优越，立德乐霸占經營不久，
即获厚利，欲其自动废止合同，交还矿权，不啻与虎謀皮。江北紳商
筹設江合矿务公司，以亡羊补牢的办法，在合同范围内与华英进行
斗争，这就被当时官吏們利用为解决困难的一个对策。因为那些殷
实紳商，既能筹集資金，又易于掌握控制，利用他們出面与英商交
涉对抗，成則官員們可以居功邀賞，敗則諉諸“奸民貪利”，予以法
办，以謝外人，即无事不了。因此，各級官吏，均暗中給予江合以支
持，这是江合公司得以順利筹設的主要原因之一。

江合煤矿在筹办时，以江北厅境内有嘉陵、泰洪两江，因而取

名“嘉泰”。報請四川督署立案時，官吏們認為江北境內的礦藏雖然豐富，而合川地區亦為富饒，必須把兩地一併包括在內，方能杜絕洋商的覬覦，因此由勸業道改名為“江合”。

江合在立案之時，僅僅收到股金四萬兩，當然不能與宣稱資本四十萬兩的華英相抗衡。於是江北廳邀集江巴兩縣知名紳商籌商集資辦法，川東道及重慶府均派人參加，企圖為江合籌集足夠資金，以備於適當時機，贖回路礦兩權。出席紳商以籌款困難，建議由保富公司出資四十萬兩收回龍王碛路礦兩權自辦。可是空架子的保富公司既無家底，又是代表官方，如果出面收回，帝國主義分子可能借口要挾，官府不好應付。這個建議沒有得到採納。官商同床異夢，於是互相推諉，形成僵局。幾經折衷，才商議出一個不切實際的辦法，即：請由川漢鐵路公司投資十萬兩，江巴士紳集資十萬兩，川東各縣紳商集資二十萬兩。同時考慮到各縣紳商集款需時，先向川漢鐵路公司息借十萬兩支用，在每年開辦捐輸時挾收歸還，十年完清。這個辦法分頭由江北廳及川東道進行。後來川漢鐵路公司以性質不同，不能投資及不便借款為辭，回答了江北廳。川東道行文到各州縣向紳商勸募，除了大竹、渠縣等地少數應募，另星交納，總額不到二百兩外，其他各州縣均落了空，而且這些另星交納股款的，也認為是對官方的一種捐輸，和應付場面的事。

江合在初辦時期，是官督商辦性質，雖然當時立案的章程文件等，現已無從查考，但在1908年，四川總督趙爾巽為轉請批准江合試辦章程，給北京農工商部的咨文中，對江合立案的經過有如下一段，就可以窺其梗概。

“……該廳（江北廳）紳民怵于桑梓之地，利權操之外人，不惟抵制無從，亦恐更遺後患。是以協謀合力，僉欲招集巨資，先將英